

# 惦念一片绿

■高满航

## 微纪录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## 名片

■徐瑞滢

老兵依然把猎枪紧紧抱在胸前。他腾出一只手剥莲蓬，再把莲子送入嘴中。突然，他松开那手拿着莲蓬的手，托起猎枪的枪托，朝着西南方向的天空扣动了扳机，留下“砰砰”两声在空中回响。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落在了地上，便伸手摸了摸，手指沾上了淡淡橙红色的水状物质。我尚未完全反应过来，却在低下眼眸的一瞬间，看见了地上散落着的零星羽毛。

这是我第一次感受“场外猎杀”这项课目。那时，作为记者，我跟着机场场务连的两个老兵，坐在机场西面树林里的一个荷塘前休息。要不是亲眼看到，我肯定不会相信驱鸟员会有这样的本领。

休息了一会儿，我们继续向前走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长长的草，满地的枯枝。他们两人一个向左一个向右，缓缓地抬起脚，轻轻地向前迈，同时不忘仰头四面观察鸟儿究竟停在了哪节树枝上。

突然，几声“咕咕”的鸟叫声传来，随后而至的便是枪声，远处的树叶抖动起来。

路上，我反复问他们怎么做到此反应迅速且精准射击的，两位老兵都只是说，这没啥。后来，见我在好奇，就说：“我们俩都在驱鸟员的岗位上呆了十多年，天天和这些鸟儿打交道，鸟的叫声是什么样子，大概方位在什么地方、飞行方向是不是朝着机场，这些都太熟悉啦！”

后来听他们的战友说，这一条路，他们走了十多年，保障了数不清多少架次飞机的平安起降。

分别时，那一张张在风吹日晒变得黝黑发亮的脸庞，就像是名片，夹在我对于坚守的理解簿中，带着我向下一处走去……也许像他们这样默默无闻的人，还有很多很多。

## 选择

■潘洁

在大漠深处的某基地，军嫂之间都称呼对方为某某家属。我挂着这个称呼，一晃也几年了。

前不久，一家地方公司入驻基地场区，我顺利应聘入职。周末，我带着孩子到公园游玩，在胡杨林里露营。“潘洁！”突然，一个同为军嫂的公司同事，在远处朝我挥手打招呼。听到这个称呼的那一刻，我先是一惊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。

那年，我笃定地背上背包，带了几件当季衣物，就踏上了飞往西北的旅程，奔向我心心念念的丈夫。飞机起飞时，我从窗口向下看去，是红瓦绿树、碧海蓝天，心里虽有万分不舍，却也只能默默地多看几眼，默默地与故乡道别。看着脚下的土地不断由绿色向黄色转变，我的心情也愈发沉闷。下了飞机，我又孤身一人坐上开往基地的班车。看着道路两旁，由田野转向戈壁，我的心也逐渐跌入冰点。经过几个小时的车程，终于到达了基地场区，看到了皮肤晒得黝黑的丈夫。他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，那笑容瞬间感染了我，我也笑着跑向他的怀抱，感觉所有的付出也算值得。

短暂的假期过后，丈夫便回基地上班了，只有周末才能回家，忙的时候，一连几周都不回家。初来乍到，也没有朋友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有时候我会趴在防盗窗前，静静地看着窗外，心里难免生出些落寞。

盼望着，盼望着，机会终于来了。我在这里终于也有了一份工作，哪怕只能为基地做一些微不足道的的事情。看着这片千姿百态、顽强生长的胡杨，我仿佛获得了勇气。它不怕雨打风吹，忍着风沙的侵袭，从来无悔自己当初扎根这片土地的选择。

今年的胡杨林，真的好美！

房子也大多荒废倒塌，这是仅存的残墙。”

“黄瓜在这里活得成？”列兵迫不及待走进大棚。

“咱们能在这里扎下根，咱们种下的菜肯定也能活。”

班长跟在后面给列兵打光。

列兵看到，空间狭小的大棚里只有四行菜，每行约五六米，大概也就十来株。除了黄瓜外，还有一行西红柿，一行豇豆，一行茄子。

在电筒的光照下，四行菜和它们的四行影子根挨着根，就像八队整装待命的士兵。

“慢点，可千万别踩着了。”

列兵弯腰往里走的时候，班长急忙叮嘱。

列兵顿时紧张起来，不时看着脚下，就像他踩着的不是菜地，而是地雷阵。他也惊喜，在这干旱的荒漠里，竟真就长出了嫩绿的蔬菜。

列兵在大棚外面舀水递给班长，班长端着身子在里面浇。

班长每浇一株菜的时候，都轻轻地捋起底部的叶子，让水恰到好处滴在根部，每株菜不多不少，正好一瓢水。就像一个公道正派的司务长在给士兵分配给养。浇完菜之后，班长又小心翼翼地地理好根部的叶子。仿佛每一株菜都是襁褓中的婴儿，需要他无微不至的呵护。

班长走出大棚时，已经全身汗透。桶里的水一滴不剩浇进了大棚。

“今天让它们喝个够。”班长欣喜得很。

一阵风来，吹走了悬在头顶的乌云，星星和月亮相露出笑脸。

顿时，荒漠里铺上了一层银色的光芒。

“走吧，回。”班长担着空桶走在前面。

列兵把不舍的目光从菜地里收回，挑起空桶紧跟在班长身后。

一阵风吹过，列兵觉出冷，尤其刚出过汗，他禁不住打了个冷战。

“冷了吧？”班长不待列兵回答，又说，“荒漠里的兵都得抗冻。”

班长大步走在前面，列兵紧跟着他投在月光下晃动的影子。

那一片小片盖着白色塑料膜的蔬菜大棚早已不见了踪影，列兵却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回头去看，仿佛那里藏着他心心念念的宝贝。

列兵的家在南方，19年的人生里，他从未如此惦念一片绿色。

“加快速度。”班长在前面催了。

“哎——来了。”列兵匆忙回应。

班长已经超出他五六十米。

列兵不得不收回对大棚里那片绿色的惦念。

他跑步去追班长，空水桶晃动的“吱扭扭”声在荒漠里分外响亮。

的十几个问题，万一我出不来了，委托你一定要给厂家这边提出来……”

老领导说到这里，眼睛有些泛红，语气也变得缓慢：“刚苏醒过来，我去看他，他问我说，‘那些问题给厂家交涉了没有？解决了没有？’……他那神情，做了一天一夜的手术，好像过了半个月一样。”

老领导说到这里，我也哭了。他继续说：“以前，毛主席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、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的人，你们朱总就是这样一个人。”我点点头。

几天后，我把朱总的故事写了出来。这期间，断断续续听到朱总的消息，有的说他很坚强，手术后坚持锻炼；有的说，人做了手术以后，相当于放了元气，没有三年两年，很难恢复好。我默默听着，脑子里晃动着朱总那总是紧绷和思索的面孔。

转眼一年，我惊奇地发现，朱总又在单位出现了，而且，他的各方面状态都很好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他调到上级机关任职。年底，在科技干部表彰大会上，朱总上台领奖。我看到，朱总的步伐比以往更显稳健，脸色也显得红润。鼓掌的时候，我们这一支来自朱总老单位的官兵最热烈，别的地方都安静下来了，我们还在使劲拍着巴掌。

那天，我在笔记本上，写下这样的一句话：“我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人。”

## 长征

第5618期

## 军营新传

时鲜的军旅故事

列兵随战友回到营地时，已经过了晚上九点。

这时，脚下的沙砾也不再灼热。折磨他们一整天的酷暑被晚风吹散，纠缠着列兵和战友们的“敌人”就只剩下了疲惫。

列兵回到宿舍后，先用晒温了的河水美美地擦了个澡。

将要熄灯时，殿后的班长才回到宿舍。他变戏法一样，不知从哪里弄来十多根绿油油的黄瓜，兴奋地招呼大家：“快来，鲜嫩的黄瓜，祛暑解乏，一人一根。”

列兵开始以为，班长是从隔壁厨房取的。他咬了一口，鲜嫩脆爽，觉出这和厨房放久的老黄瓜不是一个味，明显是刚从蔓上摘下来。

列兵惊奇：“这是从哪里摘来的黄瓜？”

“保密。”上等兵冲他神秘一笑。

“这可是最宝贵的荒漠水果。”中士说，“哪能轻易暴露目标？”

“到底哪里来的？”列兵望向班长，他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。

“明天带你去，一看便知。”班长笑着对他说。

黄瓜多出一根，班长塞给列兵，列兵也不拒绝，喜滋滋收下。

列兵好奇得很，不明白在这个只养活梭梭树的干旱荒漠里，怎能长出如此鲜嫩的黄瓜？他恨不得立马找到那块神秘之地探个究竟。

“一定得去看看。”列兵心里想着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列兵刚醒来就追问班长：“咱们什么时候去？”

班长一时还没弄明白他啥意思，问：“去哪儿？”

列兵急了：“去看荒漠黄瓜。”

班长恍然大悟，笑着说：“不着急，去的时候我喊你。”

早操结束后，列兵忍不住又问班长：“现在是不是该去了？”

班长乐了：“急什么，还怕我去的时候把你忘了？”

列兵挠头：“不是那意思，我就是——想去看看。”

班长说：“知道你想去看看，我也一定会带你去看看。”

吃过早饭，列兵跟在班长后面，又问：“接下来，咱们……”

他的话说到一半就止住了。班长当然知道他后半想说啥，不等他说完，就冷冷地对他说：“先训练。”

列兵泄了气，怏怏地等着值班员吹哨集合。

这天的训练和往常无异，列兵表现

非要在机场，还在车上。我当时真是想不通。大概50分钟后，朱总从车上下来了，朝我和司机招手。我俩奔过去。朱总表情很严肃，但仔细一看，严肃里面还有些欣慰或者说温情的意味。朱总对我说，麻烦你把我爱人和孩子再送回去。说完，又躬下身子，手从车窗伸进去，摸了摸孩子的脸蛋，又捏了捏我爱人的手指。

回到单位，我才知道，朱总又出差走了。我忽然觉得，朱总真不容易，出差两个多月时间，还没进家门，就又走了。他的妻子，估计也不好受。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月，我在办公楼大门前遇到朱总，和他打招呼。我发现，朱总比前几个月更瘦了，颧骨格外突出，两腮也似乎少了一层肉。他笑笑，冲我点点头。



本版插图：李晓林  
插图制作：贾国梁

## 故事兵阵

## 扎根

■郑茂琦

诗人李瑛写道：“边疆的夜，静悄悄/山显得太高，月显得太小/月，在山的肩头睡着/山，在战士的肩头睡着。”李瑛擅长从官兵生活中觅得诗意，又从这些独特的感受中凝练思想，升华境界。作家高满航在《惦念一片绿》也捕捉到了一个独特的感受，并将其升华凝练：班长在荒漠里搭建了一小片菜棚，列兵质疑班长，蔬菜种得成吗？班长说，咱们能在这里扎下根，咱们种下的菜肯定也能活。于是列兵时刻惦念着那片嫩绿的蔬菜。蔬菜，在兵的呵护下成长；列兵，在那片绿的鼓舞下扎根。

作家杨献平在故事中塑造了一位几十年在岗位上兢兢业业，不求名利，为单位发展殚精竭虑的人物，情节平实而感人。这样的人物，仿佛就在我们身边。

好故事总会在生活上写实，在主题上写意。讲好新时代的强军故事，要求作者目光“向下”的同时，思想“向上”，从火热生活中的生动细节切入，展现新时代官兵昂扬奋进、扎根奉献的大主题。有人说，好故事是盐巴，它可以让生活更有味道，也使人平添一股力量。本期策划以“扎根”为主题，希望官兵立足本职岗位，一步一个脚印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付诸行动、见之于成效。

## 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在几个团领导当中，可能是因为工作性质和业务范畴，朱总工程师是最“少话”的人，即使开会发言，也极其简短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朱总话少不是工作原因，而是个人性格所致。从他的简历看，少小时候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入原空军雷达学院，毕业后，一头就扎在了巴丹吉林沙漠空军某部，整天与数据、模块和电子仪器、雷达等设备打交道。一个技术室的战友说，朱总32岁那年结婚。婚礼办得很简单，就是把同事叫在一起，分了些糖块、瓜子，晚上他做东，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，就和另一个女干部成了夫妻。

部队要发展，新装备要发挥最佳效能，形成新的战斗力，就必须对原有的“硬件”和“软件”升级改造。按照团党委的话说，我们这支部队，处在战斗力生成的前沿，必须保质保量地完成靶场升级改造任务。作为全团的技术领导，朱总自然打头阵，不是搞技术革新和论证，就是到成都、长春、南京等地跟厂造。

在这样的关键时期和重要节点，技术人员夜以继日，处在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中。有一天下午，政委找我说，朱总下午乘飞机回来，部队现在正在进行试验训练，你现在申请一台车去接一下他，我和团长在指挥所等他。我回答“是”，并在飞机降落半个小时前，到达了机场。等到朱总出来，我正要把他的包往车上放，他却说：“麻烦你带车回场区把我爱人接到这里来，好吗？”我不明其意，又不好过问，赶紧叫上司机直奔场区。朱总的爱人姓张，在另一个单位技术室工作。

## 与众不同的人

■杨献平

